

官許  
論語經綸卷二

為政知函

香外書冊

經說

新刊納本

			二	和
			四	書
			五	門
			〇	
			五	
一	六		五	類
四	五			
二	架	函	號	
冊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和	
一	四		書	
七	五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05	
冊數	2 ( 2 )		
函號	191	196	



論語經繪象關上 法天道明百集

卷之二 八

為政第二 三三 鍾林象君倫知國

子曰以政為大 先其大者 不可以小者 亂之也 夫政者 正也 君為正 則百姓 莫敢 不正也 此之謂 政也

子曰以政為大 先其大者 不可以小者 亂之也 夫政者 正也 君為正 則百姓 莫敢 不正也 此之謂 政也

子曰以政為大 先其大者 不可以小者 亂之也 夫政者 正也 君為正 則百姓 莫敢 不正也 此之謂 政也

子曰以政為大 先其大者 不可以小者 亂之也 夫政者 正也 君為正 則百姓 莫敢 不正也 此之謂 政也

子曰以政為大 先其大者 不可以小者 亂之也 夫政者 正也 君為正 則百姓 莫敢 不正也 此之謂 政也

古學一類四段信教

子曰以政為大 先其大者 不可以小者 亂之也 夫政者 正也 君為正 則百姓 莫敢 不正也 此之謂 政也

論語經綸象圖上 法天道明臣義

卷之二 人道

為政第二 歸妹象君倫知函

九二四章。通前篇末一章。以為五節五段。斷為二十四章。綸因於易經。知教也。故其文陽。

龜靈 ䷗ ䷑ 經為政章書

䷗ ䷑ 隨 詩三百章

䷗ ䷑ 臨 道之章禮

䷗ ䷑ 觀 志學章易

右第一解四段信教

䷗ ䷑ 噬嗑 孟懿章詩

論語經綸象圖

卷之二

象圖

一

論語經綸象圖

淺草文庫

賁 孟武章書

復 子游章春

剝 子夏章禮

无妄 與回言章

右第二節五段文教

大畜 視觀章易

大過 温古章禮

頤 不器章書

習坎 問君子章春

離 周比章詩

右第三解六段行教

恒 學思章禮

咸 異端章春

大壯 由誨章詩

遯 干祿章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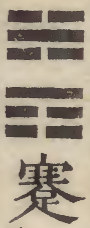
明夷 哀公章書

右第四節七段忠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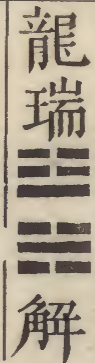
晉 季康子章

家人 或謂章書

睽 無信章詩



蹇子張問章



龍瑞非鬼章春

右第五節八段信教

(Empty columns for annotations on the right page)

論語經綸卷之二

大垣藩 井田均耕夫著

為政第二

學而後入政故次之以為政蓋此篇因於易經主知教故不言仁言知而仁自存焉其倫為君道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是也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王者明天命脩道德舉賢以為政也德是善政有明德而後有禮樂故又以八佾為次此篇凡二十四章蓋亦據歸妹以設篇也兌下震上歸妹

雷數八。澤數六。今第二則取其二。以為二十四章也。歸妹。天地之大義。而德之所歸也。故此篇取以配之。天地不交。而萬物不作。歸妹人之終始也。君子以求終知敝。是所以繼學而立教也。又取前編末一條。以為二十五章。分五段成卷帙。通前後凡四十章。裁之為八段也。其四十章者。亦法洛書之數。其八段者。象天地之文。即日月星辰陰陽剛柔之體。而四象八卦之文。歷歷可徵焉。此篇雖素處知教。其實仁德則亦與前篇綸可觀君臣父子

仁義禮知之道也。

☰☷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此章蓋以書為經。而蠱象之。仁教也。此承前篇患不知人而綸之。言明君以德舉賢而治于政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也。政正也。已奉天命之正。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言得仁道於身也。北極謂之北辰。居天之中。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尊之。以况人君以德為政。則不動而眾庶歸之。其象如此。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也。夫北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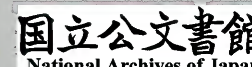
一之水而玄朽之精元龜之靈帝王之所位也蓋知仁之德全備矣然則君之明德可以正萬邦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又曰德日新萬方惟懷又曰皇建其有極是皆言王者御宇內而一仁德統萬機也周易蠱卦象即是也巽下艮上蠱艮德止上不動此北辰德高之象巽風旋轉繞八方衆星拱之之象蠱者外安然內蠢爾乃內亂之象所謂求終知敝也君子尚有德而能治未亂故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者十干之第一日即月朔今以此章當之也按學而始章於既

望凡十六終業於晦今爲政者治未亂之道專在一變於事也一變於事者在知來而藏往所謂就有道而正即先甲三日知天命者即後甲三日也是故蠱元亨而天下治終則有始天行也今自學而移爲政即元亨涉大川之象而王者一變天下莫不既順七日天行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又其象而聖人爲政以德其猶是乎故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孔子在魯雖致仕時吉月必朝服而朝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者可以觀其德也

三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章詩為經而隨象之信教也。此直取言詩之訓。以徵為政之德。因綸之蔽掩蔽也。邪不正也。凡詩發乎人情。止乎禮義。人情有邪有正。故諷詠之。俾人感動而去邪就正。以歸本性之誠而已。詩三百雖其言不同。莫非導情之故。惟此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義。足以為正矣。治國之道亦猶斯乎。君之一德澤被衆民。足以為政也。詩魯頌駟篇之辭。言僖公牧馬之盛。亦以諷時世矣。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而六篇者取之六

律。又六義之所由生。宜六篇亡其辭者也。故毛詩今存者三百五篇。其五篇者為五聲之質。而不與之篇。五性六情互相為詠。以其五六之數。故曰三百也。詩之為言志也。吟詠性情以述思。其所以用之。鄉黨邦國者。有取義矣。先王以是美教化。移風俗。夫子刪定為之經。所以教也。其學之之要。又有興觀群怨。雖則鄭衛之風。亦有取義。以成其教也。然詩辭之博。往往弗免墻面。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夫詩主人情。情隨而易感。邪往既以許子貢。可與言詩。今又以正言明之。隨卦象是也。震下兌上隨。震





數八。兌數六。詩調五音。數亦成于五。加之三。此成八。雷即發聲。詩三百之象。亦以形八音。雅頌鄭衛亦相間矣。兌是正言。思無邪之象。卽一言以蔽之也。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蓋隨喜之義也。故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當此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滔滔。感隨喜。黍離降爲國風。淫奔移風。雅頌亡。此兌說嚮晦。詩三百之象。夫思無邪。正也。君子以其誠而入宴息。此震動止而一言以蔽之象。豈不爲隨象乎。夫爲政者。在隨時而察民情。故此言詩。使以隨人情之正。

而又應前章天命之誠。天命人情。其全體一也。揆取其義。須以成用。故曰。詩書義之府也。宜探索以達爲政之道。按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不隨于政。或人所以疑問。不亦嚮暗入宴息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此章以禮爲經。而臨卦配之。禮教也。旣徵詩以懲人情。此承之。又言爲政以德之效。思無邪。正心誠意也。正卽政也。次章標夫子知命。以相綸矣。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政刑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者例

也。例者成也。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夫臨照下民。無禮則無恥。而以刑正之。則苟免。故今臨卦以象之。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是一節乃應前章。今澤上有地。萬物咸臨于潤澤之象。是君臨民之事。可以觀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有格心。是照為政以德章。言民化其德。服其禮。自知其恥。而格于正矣。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按當時季氏強僭。陽虎專政。故夫子退而脩業。自以明

德教弟子。以詩書禮樂。是教思無窮。所謂道之以德者是也。次章可觀其業功矣。夫德禮政刑為終始。不可以偏廢。傳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臨下民。須先以德道之。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又既憂之者。此有恥且格也。

☶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此章蓋以易為經。而觀象之。知教也。前述德禮之先後。此序學問之履歷。以相綸。且以聖學之極功。比聖王之至治。輒又歸於學。而首章可見為政之本。復在斯學也。是則一篇之大意。而學者萬世之師。

範也。然今去聖人之世遠矣。何以得窺於其洪業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云。聖人立象以盡意。鼓之舞之以盡神。蓋河洛者天地之法象。而數理之本原。斯道之淵源也。明此數。究其理。則鬼神變化。亦可以測矣。今此立年歷之數。以謂學之序。又言天命。以示易理。然則聖人之真旨。蘊奧可復倚數以窺焉乎。亦斯推數所以解此章也。吾者自稱也。凡人得五行秀氣。生稟其德。所謂五常。故人自言曰。吾也。十有五者。成童之歲。識慮方明。人情始通。夫數盡于五。終于十。

十五而成。故三五而盈。又易一卦之成數為十五也。蓋聖王取法於此。所以古者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按夫子之時。學校之政已廢。然率聖法。以其歲志于學也。心之所向。謂之志。猶若射之有志也。今志于學。而其所至者何也。曰仁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謂之道。修其道。當以至于聖也。學其教之所存。乃六經是也。古人三年明一經。自十五至三十。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是也。尚書大傳。十三入小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斯為小學之肄。而成童之歲。始學

於禮習先王之業。此通前後爲六年。是學禮樂之紀也。又三年春秋經次之。及易詩書各修經業。以至于成立也。蓋夫子志于學者。猶農之子志于稼穡。工之子志于劉削也。今士大夫又各隨其分。而修其道。所謂二十內不出。其學而時習之謂乎。三十而立。

立者所學爲已有而卓然自立之貌。猶嬰兒之自立。謂成立也。三十有室。始理男事。是也。夫子既立斯學。將以有行。自此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又教世之言也。數者學之半。故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夫三十者成立之時。而三者物之始生。故曰。三生萬物。其象爲木。其德爲禮。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可見三之爲禮。夫子先以禮經施教於時也。

四十而不惑。

四十始仕之歲。學廣志強。以義自處。不爲時世所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也。按春秋經之教。專主義。而夫子微旨所止。四十亦義之數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此其不疑惑也。可知矣。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之歲。於茲學易經。以明天命之終始。窮理盡性矣。天命之謂性。是也。曾奚人不知之。足言哉。季氏陽貨微子諸篇所言。卽其事實。可以併考焉。其在易則爲觀象。夫觀者。上示以神道。下仰觀其明德。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所謂知天命者。其象若是也。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蓋聖人極神知以感格鬼神。設教以善奉天命。故曰。風行地上。觀先

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五十命爲大夫之歲。而當時之君。不果用孔子。故其言如此。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也。又設爲政以德之教。其得與不得。舉付之天命。是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也。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豈非知命之言邪。大衍之數五十。亦取諸此。又嘗有五十學易之語。此蓋歎嗟之言。抑其晚年好之。至於韋編三絕。可見易之廣大。非他經所能及。其難學而又不可不學也。知命一句。夫子自述。噫。亦設教之意也。

六十而耳順。

六十指使之歲。多所經歷。諳于世故。而通于人情。是故言不逆耳。是詩之教。而不愠。即其效也。夫詩主六情。而原六氣。所以和人心。其體頌六義。又出自然。故年至六十。則人情咸通。莫有所逆。是成於樂也。耳順。坤順也。天命巽風也。上知天命。下順人情。不亦觀之象乎。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欲情欲也。矩。法度之矩。即曲禮也。七十。貳膳杖國之歲。雖從心所欲。而縱放其情。猶不踰禮法之矩。

者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而上達之至也。此非必語其難及者。人皆可以學而漸進于此。此書之教。盡人事。而至乎天道者。其實一德也。七者天數之至。天德之行。所謂齊七政是也。聖人學之極。德之至。天道人事。其極成功也。如此。豈非時措之宜乎。今又以數表之。三與七合。四與六合。五與十合。各遇為一。一者何也。曰仁。亦歸於一德。而河洛之變動。洪範之有極。論語一貫忠恕。易太極兩儀。於是乎彰明矣。即不亦君子乎之意也。此章雖為聖人事。而學之階級。亦不別。此宜法而漸進於道矣。且觀

卦象。夫子一代之事業備焉。今每爻而指明之。蓋孔子生知之人。而十有五而志于學。云者。以古者成童而就大學自期。是觀初六爻象。故曰。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按孔子十九而娶。而曰三十而立者。成立斯道也。是雖庶人有所成立而有室。始理男事之歲矣。觀六二是也。故曰。闕觀利女貞。亦可醜也。四十強仕之歲。專處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今不惑者。觀六三當之。故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五十而知天命者。是服官政之歲。而不遇時。觀六四无位。應天順人。故曰。觀國

之光。利用賓王。六十而耳順者。所謂致中和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觀九五其德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七十而不踰矩。此致仕之歲。而從容中道也。然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已至。此觀上九協之。故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盛德大業。至是極矣。且三十爲禮。四十爲義。五十爲知。六十爲信。七十爲仁。則六經之道。又具焉。所謂貴德性而道問學者。便可以觀爲聖德之至也。

右四章。爲政第一解。通前篇末一條。係之信教。是爲第四段也。自學而首孝弟。至于此二十章。

逮及聖學之極功。王道至治之要。其旨深哉。夫聖教雖博。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而其文行忠信四教之法。亦至此而止矣。次又續之。以其準則記孝道。分段以裁之。可謂闡幽者矣。論語二十篇。畢于堯曰王道者。蓋能得是旨者歟。讀者不可不潛心玩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此章以詩為經。噬嗑配之。信教也。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者其諡。孟僖子之子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師

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云。此承夫子盛德。而明為政之要。必由此學之驗也。學以孝道為本。故文教之始。更革教端。而首及之。孝經有卿大夫之孝。今夫子亦告懿子以大夫之孝也。記曰。教人不盡其材。是故君子之教喻也。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今舉隅示之。而憤悱不能復問。不信之甚矣。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而今不噬嗑。是何校滅耳。聰不明者也。夫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也樊遲御邢昺云弟子樊須爲夫子御車也朱注依之或謂御侍也引夏書御其母以從者徵之未知孰是今據易象考之震有車象離有文明象宜姑從舊說已蓋夫子施教必視其人樊遲癡弱人也嘗請學稼夫子以爲小人特能爲疑問比之懿子其信道也勝矣告之其問也必矣故直以語孟孫者告之故云我對曰以明其謹將欲令之發問因達其意此詩經達情之教喻也故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

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今若樊遲能問乃噬嗑而亨者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詩云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君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事親之終始皆一於禮而不苟可以無違矣生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夫苟違禮則失其所以爲孝當時三家違禮背道其專政擅權生事之

禮僭也。其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其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故特告樊遲。亦以諷懿子。即噬嗑是也。噬嚙也。嗑合也。嚙而合之。震動離明。動而明之。乃用刑正法。以辯禮法也。乃諷三家之象。可觀矣。蓋樊遲能問離明之象。夫子語禮。震動之象。豈不噬嗑哉。故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亦可見樊遲御之象矣。孔子於為政篇。辯明賞罰。勅肅刑法。以明禮典。如是。故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若夫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以事其親。是亂之本也。故當不誼。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况僭禮者乎。次告子游。以敬。誨子夏。以色難。蓋可見其微意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此章以書為經。賁卦配之。仁教也。輒與前章作綸。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此父子俱為魯之卿。而同問孝。又同不學。所謂人不知之義也。孝經曰。養則致其樂。疾則致其憂。正與此章相發言。入子事父母之間。最當憂者。唯之其疾病也。雖公貴之人亦然。故文王朝於王季。武王事於文王也。

按哀公十四年。孟武伯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武伯怒。襲成。秋八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由此觀之。章意蓋爲之發。而武伯之不仁。亦可見焉。次章主於敬。而有犬馬之語。可以備警戒矣。當是時。孔子特以文教之。仲孫奭謚武也。是知武人。而今問孝。此亦化其文矣。故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夫子聖知。必視其人。惟教其道耳。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武伯飾以其文。夫子答以孝經之文。皆賁象。

又艮爲人身。離裏面有心病。罹病之象。是父母唯其病之憂也。而遂不從其教。則剝盡之義也。故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次教游夏者。此其義。而如武伯者。乃白馬翰如矣。夫按知命章。觀而以神道設教。前章噬嗑。而用武勅刑法。此章賁。而以文齊之。文盛則奢。故次以敬示之。斯三者當路之大典。不識孟孫父子。亦能有察諸。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章春秋爲經。復卦以象之。義教也。子游姓言名。

言二口糸絲  
卷二  
五  
漢田金  
偃。字子游。吳人。弟子行云。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習于禮。名文學。世以游夏稱矣。此與下章相論。以內業而誨之前二章。以外禮而教之。是體用之意。子游子夏通文學。或恐有其弊。故以是諭之爾。言今世所謂孝者。是以能養為孝。不義之至也。如以能養為孝。則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若馬之藹。若犬之乳。其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而謂之孝可乎。夫孝以敬為大。若夫不敬。則其人與犬馬何別。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亦此意也。是故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愛敬

主于內。而善事親。可謂孝矣。愚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皆字係犬馬。不屬親。言犬也。馬也。皆能有養也。託辭以譏諫時世矣。武伯以圉馬之故。不省其親。妄動兵。遂至於不君其君。陷於不義。宜以此懲創焉。所謂愛而不敬。獸畜之者乎。夫春秋之世。出入為疾。反覆為道。不敬之至也。故以敬誨之。復即是也。復德之本也。一陽動乎地中。乃敬之象。故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覆其道。按篇首至此。而七章始說敬。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終又始。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持敬以事親。生生不息。

敬天肇道之事也。然今反覆之時，不敦復，何以利有攸往哉？故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又歷七章，至子貢問君子是終說言行，蓋順天行也。復其天地之心，而持敬即其功夫。此先提挈綱維，開示蘊奧，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復以閉關也。今也子游能敬義而誠，則協无妄天命者，故曰：動則不妄。此可見敬即復而動以順行之象也。

☳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此章以禮為經，剝以象之。禮教也。前章既說敬，此

說愛。愛敬之發出於天性。孝之本也。故以綸之。敬屬於禮，愛屬於樂。禮樂發乎內，而敬誠見于外，以是事親。此孝子之心也。色難，蓋孝子之事親也。恩愛之色為難。故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之為難也。昔子路問於夫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藝樹，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由此觀之，惟色之為難也已矣。凡敬長者，皆曰先生，不止父兄也。故正文不曰子弟，而曰弟子。曾猶乃也。勞事則弟子

言言系緒 卷一 七 澹泊金  
服之饌飲則奉之先生是弟子事先生之道也未  
足以爲孝故曰曾是以爲孝乎非孝也必能有温  
醇之色方始爲孝已矣按弟子解云子夏爲人性  
不弘且於學而篇已言師道之嚴但嚴威儼恪非  
所以事親也故今戒之爾剝卦卽是也剝剝也柔  
變剛廼文之弊也艮爲人坤爲順弟子事師之象  
曾是以爲孝乎恐剝恩愛之情矣故曰山附於地  
剝上以厚下安宅是父子有親之象必厚温醇深  
愛之情則無弊矣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又  
有酒食先生饌者此養親以敬先生之事亦異於

曾子矣剝所謂碩果不食之象蓋愛之發天性者  
而爲孝之本也色難是也它日告懿子之言又可參  
焉

三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回也不愚

顏回字子淵魯人天資明睿甫成童卽從於孔門  
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不傷財不害民  
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迨其死哭之慟至謂之  
天喪予云此章以易爲經无妄配之知教也前四  
章皆記問孝以示仁義禮信之教此舉顏子之才

言言系終 卷一  
德以總論之。是知教也。而知人之難。夫子聖知。猶以爲如愚。况其他乎。次章所以論之也。此謂夫子慧眼。鑒於顏子聰敏好學之德也。言我以吾道語于回。與之言者。終日乾乾不惰。乃能默而識之。不違其言。唯唯淵默。無所疑問。若徒其不違。則如暗愚者然。如孟懿子問而無違之類。實可謂愚矣。而顏子明敏。亦不憤悱。斯不違如懿子之愚也。然其進而請益。終日乾乾。退而在私室。夕惕若。自省其身。所聽受之言。亦足以發見於其行焉。於是乎言行一致。如合符契矣。可謂君子之樞機也。易曰。夬

于石。不終日負吉。夬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然則於發明其道義乎。回也不愚。今无妄象當之。无妄者天命之謂也。天命不妄。動以天。不期而遇。不思而當。謂之无妄。今按微彰柔剛四者。暗合前四章。又夫子五十而知天命。至此爲五章。宜其與回言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蓋顏子亞聖。聞一知十也。此已行其德。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聖人於此篇。選德育賢。是

言言系緒  
為政之要務。而今此章悉象无妄。蓋與回言者是  
諸。終日為乾。不違為震。則是顏子之退而省其私  
恐懼脩省。動以天。亦足以發矣。可見回也不愚无  
妄天命之誠也。

右五章為政第二解。屬文教。是為第五段也。學  
期顏子。庶無遺憾。故士希賢。賢希聖。還應知命。  
以樹學者標幟。此所以裁之也乎。為政之要在  
知人。故次之以視觀察。

☵  
☵  
☵  
子曰。視其所以。

此章君子舉賢之法。又以易為經。大畜配之。知教

也。以下五章係行教。故承前章聖人神知以綸之。  
夫治國之道。莫善乎舉賢。易曰。舉而錯之天下之  
民。是為政要訣也。視示視也。凡六藝以射。歟。以御  
歟。視其所以之事。知其為人也。非徒見其善惡而  
已。

觀其所由。

雖視其才藝之所以。而未觀其所由。焉足知其人  
乎。觀觀覽也。猶觀天文之觀。由由行也。猶由道之  
由。由斯道而行才藝。則可以為賢者。道者仁義禮  
知。人之所共由也。由仁者為仁人。由義者為義人。



是因其所由觀之也。非徒觀其君子小人而已。察其所安。

察明察也。猶察地理之察。安安而行之也。謂安命。饒令有才藝之能。苟不由此道。又唯才藝之人而止耳。雖所由之行。依傍仁義。而非實有其德者。安命而行之。焉得為君子哉。故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其未可知。當明察其所安。而後知其人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所由所安。以斯三者。加視觀察如是。則其人

焉廋哉。不可廋庇焉。重言之者。深明其情實。不可隱匿也。夫人之難知。聖賢其猶病諸。故曰。知人知也。不可不審。所撰焉。至知似愚。至佞似忠。是故我明不足以察。則必謬。至於以枉為直。小人為君子。可不慎哉。故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此章之所以設教者。大畜是也。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蓋聖人於此篇。養育賢才如是。夫視觀察者。天德也。人焉廋哉者。山體也。故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按為政一篇。悉屬知教。而君子擇人。

言之終  
卷一  
之要。於是乎在焉。如莊周所謂九徵者。特其目耳。今據此章。歷舉其人。以實之。蓋懿子不信者。武伯不仁者。其唯不信。故爲違禮。其唯不仁。故爲不義矣。哀公不知者。季康子不禮者。其唯不知。故國人不服。其惟不禮。故民不勸矣。是亦人不知之義也。請復舉來學諸賢。以實之。蓋子路子張爲義者。而子路唯進勇兼人。故思盡知。子張唯勵行務外。故學干祿。問十世矣。子游子夏爲信者。而子游博文或損義。故告之以敬。子夏約禮或失和。故誨之以色難矣。樊遲唯能問。亦爲信者。子貢爲知者。或過

口才。故戒之以先行矣。此等宜就各章以視其失得也。獨於顏子也。如愚而不愚。可謂至知者矣。自非聖人之明。誰能察之。此篇不言仁。仁者君子之德。蓋顏子之德當是。而言其知。則仁在其中也。擇不處仁。焉得知。知卽仁。仁卽知。於是可見。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聖人在朝而不爲政。以應乎天也。  
三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此章以禮爲經。大過象之。禮教也。是承上章。亦撰德之方也。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則可以學焉。尋溫其方策典故。而知識禮義達德之新。其精

言言系系 卷一  
業如斯則其人可以坐師席矣。師者人之模範也。不可弗醇厚以行諸身。故曰記聞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夫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故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次章君子不器是得大道之德也。若夫無德而稱師者此亦材藝之人也。耳後儒以是自抗顏爲師。大過於世欺於俗者其病在好爲人師也。大過之象是也。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蓋可見過材藝之象。今温古澤之象。知新風之象。能德澤而風教乃可以爲師。故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聖人當亂

世退行師道之象如是。按孔門諸弟子孔子沒後各傳其道。子張篇可證焉。但曾子不載此篇者。蓋不敢傳不習與。次章以不器言之。其德行亦可想矣。其在子張篇。曾子獨以忠孝爲之師。最出其群。子張以行傳之。子游子夏以文教之。子貢知者亦能爲之信教。夫子所謂四教者。於斯無復遺蘊。若夫顏子早亡。子路不得死。然閔子遯有若似。雖不載于篇。其皆可以爲師矣。論語之訓纂宜探源於此焉可也。

君子不器

△用五口經工論 卷三 三三 論語

此章以書爲經。頤卦當之。仁教也。學可以爲君子。故以綸之。上章說師道。此語君子之德。古昔明王爲億兆之君師。教生民而治之。蓋此章之指也。君子者脩己以敬。如斯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執中庸之德。以立成器之人。用以脩大業也。故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豈一才一藝之器耶。惟是仁德而已矣。頤卦是也。頤者養也。以德養賢。故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蓋夫子之盛德大業。於是乎可觀也。且良爲君德。震爲器材。卽君子不器之

象。故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蓋慎樞機。守頤口。中正以養其德也。按篇首至此爲十二章。是至篇末又爲十二章。而此章居篇之正中。記者以是置此。以見君子之一德焉。洵有旨哉。蓋爲政之極致。而全體大指於是乎顯著。其頤養不器之德。還應于爲政以德也。可見已。北辰是天之樞紐。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是以其居不動。衆星環向。故爲天樞軸。今君子不器。正當其位。又吾與回言至此。

而四章此至學而不思亦四章其自學而旋轉距此則二十八章以是觀之北辰君子也五星列宿各爲器用循時而旋動又譬諸孔門聖人君子也七十子各爲材藝重器從教而服行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亦此之謂也其有德者猶是乎夫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是亦不器之德可以論當時君子然則前章爲師者苟不由德亦徒器也已矣

三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章春秋爲經習坎配之義教也子貢者瑚璉之器也於器爲貴而未至於不器矣故承上章又與下章相綸以見君子不器之道也蓋當時君子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世多有之此其名實相背專馳虛譽春秋傳所謂信實霸王之器而管仲之器然也今問君子蓋疑於此可謂善學其道者矣言君子先行於其言而後言從之也蓋本諸洪範貌言貌曰恭言曰從是也今以是誨之兼誠口才夫言行相副是謂君子故曰非言之難而行之難又坎卦象是也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

言言系終 卷二  
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按是本篇之正中。而記此問答。蓋謂為政君子之大道。其象如此。子貢能習其道。故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上文君子不器。下文君子周而不比。此章在其際。而習坎矣。故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於是亦可見子貢能磨知術。其為瑚璉之器矣。而君子之德。唯是言行一致而已矣。

三三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與上章綸。而又言君子取人之信也。蓋以詩為經。離卦配之。信教也。周猶知周乎萬物之周。所謂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為普遍之義。故云忠信為周也。比猶比之无首之比。所謂比頑童。是為私暱之意。故云阿黨為比也。言君子公正之心。周選於萬邦賢才。而不有仄側之偏比焉。小人反是矣。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是君子履中庸之道。躬行正直。以取人才而治政。其明如此。離卦是也。離為文明。陰麗乎陽中。是取人之象。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故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按學而主月道。以詳臣子之禮。為政主日德。以明君

人之政。今此君臣相望。以審取舍之幾。故曰離麓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可見君子之周而不比也。小人反其德。舉錯失乎處。故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亦可見小人之比而不周也。又視觀察至此。凡五章。皆言君子明德取人之法。後五章至哀公問。又言舉錯之要。以相照矣。故此及小人之事。蓋以人治人。卽爲政之明鑑也。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右五章爲政第三解。屬行教。是爲第六段也。

三三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前段旣論君子之道。此又改端。亦學其道也。故承上以起下五章忠教之學。夫人之志于學也。爲行忠於身。故與次章相綸。以著學之正統。蓋以禮爲經。恒以配之。禮教也。學者謂從師而學於業也。上述師道。此及乎學。是爲爲政之資矣。夫人不學不知道。三王四代唯其師。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况不從師者乎。雖徒學諸師。而不近思諸已。則所學者罔然無所得也。如孟懿子之問是也。克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徒思諸已。考諸見聞。而不博

言言系終 卷一 三十七 滌江舍  
誓諸古而質諸師友則精思徒勞師心自用所思  
殆而莫所措也所謂闕殆者以是也故曰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非學則無以  
益思非思則無以成學兩者相得而後可達道矣  
故曰博學之慎思之恒卦象是也恒者常道也學  
者恒其德行久而成矣今震長子承於父而巽長  
女代於母此雷風相與造化功成而相續不止久  
乃亨也今學雷之象順天而動是博學也思風之  
象隨氣而巽是慎思也學思相與其道時成久而  
不止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

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此篇以歸  
妹配之前段既畢君子之道而以此緝之是生生  
不已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  
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聖人率  
性脩道之教如此生民之秉彝恒性之所好者故  
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學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恒人倫相緝之象其於是  
章學思相與而恒道成矣夫婦久於其道而父子  
之道備矣君臣義正而政可得而治也聖人於斯  
以常道立教故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是亦



以應中庸之道也。然則學而思之，當以行其常。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次謂異端之害于聖學，以明是章之正體，可見聖學之恒久而不已，為萬古不刊之教者，唯在人倫常道也已。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章春秋為經，咸以象之義教也。前章論聖學之正，此言異端之害，以相綸禁邪說也。攻專治也，言攻乎異端而學焉，則非徒無益而亦害斯道也已。次誨子路之語，亦是之誠也。異端蓋黃老之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是也。蓋其異於

端之謂耳。按家語以三者之問一，而夫子應之不同，為異端。然則同異相對之辭，而謂其不同以為異端矣。韓詩外傳序異端，使不相悖。夫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合巹而醴，同尊卑以親之也。蓋君而學君道，臣而學臣道，以各盡其義，是正道非異端也。若夫反之皆為異端，非聖人之道焉。伊訓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是也。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道本於夫婦，以定於君臣，咸卦象是也。夫婦蓋君臣之始也，咸者誠也，心之德也，男女相感通乎情之謂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聖學之秘髓。而異端之不可不痛辯正也。山澤皆无心而互通氣。則感應之象。乃君臣合德也。今男女相感。以成夫婦之始。乃可見異端之義矣。設君而悖仁。臣而叛義。則山澤不通氣。是所以招損害。故曰。斯害也已。然則申韓老莊之徒。固為異端。何足攻乎。可見聖人之學。惟精惟一。惟中庸之誠也。後儒不察。或以多識博聞為學者。皆邪說異端之徒也。已。

三三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此章以詩為經。大壯象之。信教也。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抗直。此承前章論之。乃攻異端之意也。蓋子路好義而未達乎溫厚之理。或以盡知天下之事為學。故語之如是。按家語。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此事荀子及韓詩外傳亦載之。曰。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然則今之語。本由盛服倨倨而發也。乃大壯之象可見矣。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

言言系終  
以動故壯。蓋子路性剛。其志壯厲。以大進乎學。是所以爲大壯也。夫子誨之以正。故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卽孔子戒子路之象。此亦不知爲不知也。夫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知有限。况事之多端乎。欲強知之。則或失之鑿。流于濫。終不能審一事。故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次章多聞闕疑者。是也。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又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後學動欲盡知天下之事者。豈其得爲知哉。詩云。誰知鳥之雌雄。夫極壯者必衰。

况強大壯進者哉。故云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三三子張學干祿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爲人有容貌資質。從容自負。子張其字也。史記學作問。與學農圃同例。蓋設辭請問也。干求也。祿。祿位也。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有祿必有位。夫士志于道。欲必行之。苟無祿位也。獨善其身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欲仕而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子張堂堂自負。志在爲仁。故更學其方也。此章以易爲經。遯卦象之。知教也。詩旱麓篇。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蓋子張疑此義。且嘆當

言言系統 卷二 三 澹江金

時道不行。故兼以問干祿之道。非徒求俸祿也。子張豈貪祿之徒矣哉。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多聞多見。闕疑闕殆。寡尤寡悔。是皆互文而言之。人能慎言行。若是。則樞機之發。可以主榮辱。於君子之學足矣。雖則不得祿。得祿之道。固在其中矣。夫士民各有職業。凡士學而仕。常道也。而有命焉。子張堂堂。欲以伸其志。故嘗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又他日問行。其氣性寬中博大。且以張道。

於當世。達譽於天下。較之樊遲學農。圃萬萬矣。蓋士而學農。則為小人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子張今學其道。然而似不察時勢者。至次章哀公問。舉用失錯。枉直溷亂。其無道也。可知。是以夫子誨之以疑殆。尤悔。使其慎言行。而無過焉。此悉取易辭。干祿亦天命之教。遯卦是也。當是時也。孔子不仕。退以脩業。矧如子張者。何學干祿之為。故曰。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次章於季康子問。小人當位專政。故民不敬。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

論語五經論 卷二 三 澹江金

言言系系 卷一 三

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既遜，以見遜之義。魯國不治之象。今此章當其時，而誨以遜德。人爵雖高，而不可以侵天爵。故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即大雅所謂君子干祿，豈悌也。且多聞多見，為乾天之象。闕疑闕殆，則艮山之象。而慎言慎行，皆是遜象。可以見安命行道之德也。

三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此章以書為經，明夷象之仁教也。哀公魯君謚名，蔣定公子也。當時三家專權，魯失乎政，而民心不服，故有是問。

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孔子引古訓以諭先聖之道。如此稱孔子對曰者，敬君之辭，諸之也。易曰：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樂記云：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他日語樊遲，亦言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已。言舉賢者置之於不肖上，則使枉者直，故民服；舉小人置之於君子上，則士失望，故民不服。按上章言干祿，此言舉直以相綸。夫治國之道，莫先於舉賢。舉賢莫大於脩德。故曰：德維善政，政在養民。篇首至此，始有君人

公問五口 卷一 三 三

言言系終 卷一  
三  
之問亦為政以德之教也。於視觀察章詳覈舉賢之法。而是章為其肝要。此非私意小智所能辨。故言明德以知人之術。明夷象是也。明夷利艱貞。小人汜濫。君子罹其災。忠臣晦明以避其難。此民之所以不服也。按哀公四歲卽位。元年春正月。鼯鼠食郊牛。自是三家專權滋甚。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蓋教哀公者當之矣。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蓋子張問當之矣。象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方明德夷滅之時。君子為小人所傷。孔子遜位用晦。應于其時。

聰明聖知之至也。蓋夫子當之矣。次此下三章至或謂孔子專教孝弟。以成為政之德。是可見君子于行三日義不食之象。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心不服之時。豈為干祿哉。子嘗使漆雕開仕。對以未信。而夫子說之。亦此之故也。其君明德已滅。此亦明夷之象乎。

右為政第四解。屬忠教。是為第七段也。

三三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李康子魯卿。李孫氏名肥。桓子之庶子。康其謚也。按李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可謂不忠。廢父之

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孝。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此時僭濫太甚。故民亦不從其令。是以有此問。此章以禮為經。晉卦象之禮教也。前段五章自學而不思。至前章皆報忠於君之學。而下五章又盡信於國之教也。故上文以公之問記舉直。此以卿之問稱舉善。此皆為政之樞要也。而論語之經綸亦可以見矣。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莊容貌端整也。夫子以是對之。皆所以修其德也。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上以端莊臨下。則民敬之。孝於親慈於幼。則眾忠之。舉用善才。而教諭不能者。則人勸之。其德不能一有於身。而欲求諸人民之從者否矣。次章之所以及為政也。此章晉卦以見教而進其德也。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按前當子張干祿也。夫子諭遜德。其卦上九曰。肥遯。又凡易初爻為本。上爻為季。其爻至大壯。乃成初九。雖暫化遯德。復壯于前趾矣。今及此。遂壯為暴逆。國人之所以不治也。故大壯誠之曰。非禮弗履。猶且至于此。晉為壯則遯上九季。

論語五經合論 卷三 三十五 論語白

子名肥。諡康者也。于時夫子修大學之道。教之以禮法。故壯厲變爲莊恭。臨之以莊。是也。今又以象明之。臨之以莊。卽離明之象。敬忠是坤順之象。前哀公問。此又季康子問。是方晉道之時。故公名蔣。蔣亦進也。公先正已也。故易不曰公。而曰侯。是夫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是以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康季康肥。侯哀公蔣。馬謂其祿。蕃庶謂群臣也。晝日三接。接下問道之象。子張學于祿。於是宜矣。可以見聖教之化焉。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麓乎大明。蓋誠意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正如此次。

章所以齊家。故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今也公卿不學大學之教。而欲徒服下民。不災害。並至者。幾希。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次章爲政之本也。讀者其潛心焉。

三或謂孔子曰。子何不爲政。

此章以書爲經。家人象之。仁教也。或非門人者。承前二章公卿之問。爲綸。故敬之稱。孔子曰。按定公初年。孔子歲四十四。此強仕之時。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而修業。故或人慕德。疑問其不爲政也。夫子修大學之道。自昭明德。乃家人之象。



風德也。火明也。明其德而施教於國人，卽是爲政。聖王之德也。其唯夫子止於至善，慎其獨，故易曰：閑有家，是或人所由發問乎。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也者，美君陳令德孝恭之辭。故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是知孝之一德。卽令德孝恭而爲政之本也。故不曰令德孝恭而曰孝乎也。前篇有子所言爲仁之本與者，亦此之謂也。蓋夫子引書之言而申明之，惟時孝德友

于兄弟，惟時孝友，施於有政，則是孝友亦爲政也。何必居位，然後爲爲政乎。夫子嘗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昔時成王命君陳代周公，以正東郊，成周以其孝道施於國政，故曰：施於有政。今按書作克，施有政，此亡克字。見顏淵問仁章。夫子以孝友之道爲其政，以是見興東周之志焉。或人不曉，故諭之以奚其爲爲政。然則一家之政，則天下之政也。家人之象可觀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是也。當是時，夫子不

言三曰系糾  
惑時世。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專修大學之道。欲以復先王之治焉。故申君陳之德。以著績周公之志矣。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大學明德之徵。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是易風火家人之象。前篇曾子所言。民德歸厚。亦此意。曰圖厥政。莫或不難。是施於有政之義也。先聖盡心於經典也。如斯。而何後進之不覺也。故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明德已明。可以親民。如或謂孔子。蓋其德之應也。親民必先齊家。風火家人。卽齊家之道也。蓋夫子遜位。退以齊一家之人倫。入而麓于內。先正室。

易曰。家人利女貞。苟內政不治。外奚政之爲。故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此篇以歸妹成篇。所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是亦爲政。而天地之大義。以施於有政者。可見也。乃如子張問十世。亦其驗也。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惟在孝友而已。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明德。先正其家。而及教於邦。是亦爲

政之象也。言有物者。所謂慎言其餘也。行有恒者。所謂慎行其餘也。此可見聖人之教。即大學之道。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不外於言行一致。慎獨之德也已矣。家倫齊。則政可得而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家人乃為政。而惟孝所以為政之本也。

三三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此章以詩為經。睽卦象之。信教也。前章說孝德為政之本。以明大學之法。蓋古學校之政也。是語其

信。以著中庸之誠。至孝動乎天地。至誠感乎鬼神。是言行一致之德。既正人倫。又信庸行。以相綸矣。信者人道之極。不可斯須不由。我信之。彼信之言。行之實也。人而去之。莫能立於天地間。故曰。自古有死。民無信不立。蓋聖人立斯道。厚叙一家之倫。又欲使人行之。故曰。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亦施於有政也。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為。人言近於禽獸也。車而無輓。亦不知其可為。車則惟輶軒之興。雖馬牛有良。其何以行之哉。人而無信。亦猶是爾。雖聖賢有仁。亦何以行之。一步不可前也。考工記。

車人爲車。大車崇九尺。卽平地任載駕牛者。詩云。無將大車。祇自塵兮。是也。輓轅端橫木。以縛軛者。小車駟馬車也。考工記。兵車田車象車。卽四馬共牽一車。所謂龍旂車是也。軛轅端上曲鈎衡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上。此拘住於衡。名此曲者爲軛也。詩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麗麗。四黃旣駕。兩驂不倚。又大車檻檻。大車啍啍。是皆言其用也。夫車者天下道路之必用。而衆人載物。最爲行道重器也。論語於是始引之以遵正路。蓋夫子爲之指南。前篇道千乘之國。亦如

是也。學而首章。夫子旣處坤輿。厚德載物。西南得朋。樂以道。而或前迷。失道不習。牝馬之貞。獨先承順天道行之。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然車而無軛。軛雖有。龍騏象黃。將何以御之。故曰。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子張之所以書諸紳。而人之所以不可無信也。前段哀公問。取材之枉直。以喻君子小人。此亦設譬於車。深以箴之。其文婉。其意曲。詳閱轅軛之制。則可以識其旨矣。哀公幼君。而衆車之君。比之小車。季康子大臣。而輔佐重任。喻之大車。人而無信。抑亦人不知之義也。所謂東北喪朋者。

蓋指此言之。睽象是也。睽乖也。睽小事吉。小心翼翼。止信之謂。象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動相乖之時。亦人而無信之象。道不行也。可知矣。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男女睽而其志通。今君子爲小人所隔。其信不通。異端章可併考。方上下相睽無信之時。道其何進。故曰。見輿曳。其牛制。其人天且劓。無輓無軌。亦宜哉。當此時也。陽虎暴亂而忠信或遭害。故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時勢已如此。其何以行之哉。然則爲政篇之教。亦止于此乎。按上章以爲仁。終章以

爲義。次章爲禮。季康子爲知。則是止其正中。以爲信教也。故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其此信之謂乎。於是六經政正。禮道可復行。次論三代相繼之禮是也。子張先干祿。報忠於君之學。而後問十世。又盡信於國之志也。故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其象可見。次其或繼周者云。蓋徵歸妹之禮也。故曰。匪寇婚媾。今睽上下無信。故詩亦言之云。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睽道通信。變成革。革者王者革命之時。爲政之教。亦可從改焉。故曰。往遇雨吉。孔子立中道行其

信興其禮。故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有斯信而有斯禮。次所以論禮也。

䷗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此章以易爲經。蹇卦象之。知教也。按前章云。何以行之哉。蓋疑于其信。故承以綸之。諺曰。前車覆後車誠覆且然。况無輓軌乎。車且然。况於當世之路乎。又况於聖人之大道。其可無警哉。夫物窮則變。天地之常理也。春秋之世。可謂亂極矣。如有王者興。必於是時也邪。孔子聖者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難言。故以微言發。

問也。夫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蓋子張學此理。孔子答以三代因禮。且徵以損益之變。是易道知命之教也。凡言前定。則不跲。行遠必自邇。千里之行始於一步。取戒前車。遂以問十世之遠者乎。顏淵嘗問爲邦。蓋同此意。而夫子告之。亦有微旨矣。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因於夏而革命。周因於殷而革命。其德也可知矣。禮所損益。知政之盛衰也。故曰。禮所損益可知也。因字義重。所謂損益。亦要在扶持三綱五常而

已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此天地之常經而夏殷所因亘萬世而不易若夫文章制度隨時而變易觀其已往者則其將來亦不過如此而已夫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見其禮樂之跡而知其德政也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其或德法文武而繼周興政者何唯十世哉雖百世之遠可推知也因既往而示將來如是乃易道前知之教也今特舉損益二卦以著盛衰之變傳云損益盛衰之始也斯乃天地

之常經而王者易姓相繼受命者夏商因仍莫能有改又不止文質三統服色正朔之禮也惟僅觀所損益以知其德之盛衰也已故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中庸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記禮運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蓋夫嘆魯也而東周之語亦已可徵矣蓋損益者殷周繼祉革命之道而著損舊益新之禮亦微顯闡幽以教之故曰殷

因於夏周因於殷前篇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亦此  
 意也是故為政一篇取教易經設篇歸妹以唱君  
 臣之大義以見繼明之大要此章是也故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殷王帝乙歸妹以祉詩云摯仲氏  
 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由此觀之坤乾之義因親  
 之意亦可知矣若或繼周者亦能如此可興于政  
 焉然此章當乎蹇蹇難也險在前也此考其象未  
 見其有繼周者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蓋孔子  
 止于信自脩德故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  
 德愚按因者依倣也習坎之象夏殷周三代王者

之德即艮山德崇之象豈不蹇之象乎蓋湯武反  
 身脩德而三統之制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  
 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  
 朔易服色以新視聽今蹇象當之故曰禮所損益  
 可知也既信教之而王臣蹇蹇難進之時皆服其  
 德也故曰往蹇來連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  
 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  
 也是皆夫子述三代之德專諭革命之政禮其形  
 容如斯又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今見前章車無輓軌又睽見豕負塗載鬼



一車見後章非其鬼而祭。又解田獲三狐。凡是皆妖孽。國家將亡之兆也。然則何以教之。曰莫如禮。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斯此章之所以紀繼明之德。以張八佾禮樂之本。而叙其損益。亦可以見盛衰之所由始矣。是後經十章。而言夏殷之禮。其卦當乎革。即問十世革命之象。又歷百章。而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其卦當乎泰。即歸妹。百世可知之象。國家將興。是不亦禎祥之瑞乎。嗚呼。周道鞠而天下蹇蹇。夏狄猾亂。無復繼周者。豈不悲哉。聖人措置莫不中理。如周

末文盛。故秦興而降殺。周末柔弱。故秦變為強戾。皆雖事勢之必變。而損益關係最大。暴秦果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而三綱五常。泯滅以盡。聖人之前知。於是乎驗於百世之下矣。其後雖有炎漢。不可謂之或繼周者。即是則百世可知也。夫子嘗曰。吾生涯嬰于蹇。蓋亦此章之義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誣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此章春秋為經。解以象之。義教也。禮始於祭鬼神。故承上論之。春秋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蓋當

言言系終 卷一 四十五 沂水金  
時犯之。淫祀求福者有之。故孔子譏之曰。諂也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謂無益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無勇也者。當爲而不爲。其懦可知。言有損也。諂也。無勇也。是皆有所爲而言之。解卽是也。雷造言是諂之象。雨濡汶是無勇之象。可見夫子之解以教人也。故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爲政篇至是而止。无所往。夫子猶以信義教之。其來復吉也。此時三家僭竊。從解緩之義。姑宥其罪。過以正禮義。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九二貞。

吉得中道也。夫子旣得中道。信以成之。禮以正之。義以方之。義宜也。見義之宜爲。而猶豫不爲。當時亦有之。故刺之爲無勇也。夫見義而解。懦不爲。亦猶車而無輓。軌人而無信。是無直前進道之志也。此焉能御六龍乎哉。

右爲政第五解。屬信教。是爲第八段也。

論語經綸卷之二終

大垣藩 兵男 讓 同校

言言系糸  
卷二  
四六  
源江舎

安政庚申

四六

安政六年己未十二月刻成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京二条通衣棚

風月莊左衛門

大坂心齋橋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名古屋本町七丁目

永樂屋東四郎

津大門通宿屋町

篠田伊十郎

大垣株瀬川

田中屋與惣次

發行書林

